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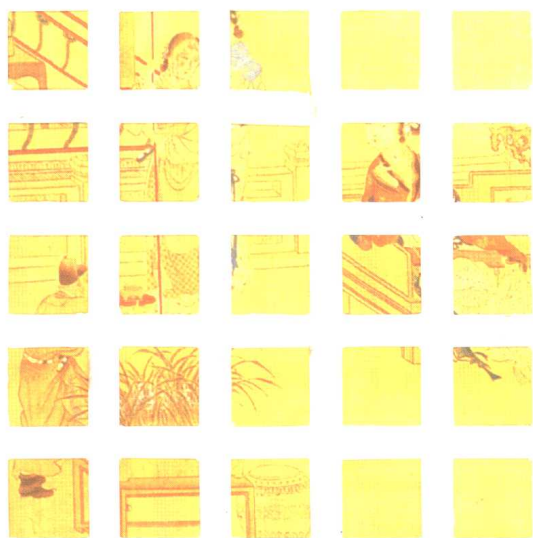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时尚

提起社会时尚，人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远的不用说，改革开放以来，单是服装款式方面，军装、西服、夹克衫、喇叭裤、牛仔装、休闲装、超短裙、

中国社会生活谈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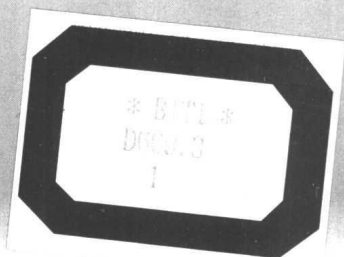
流变

紧身衣、等等，走马灯似地不断交替流行，就够让人目不暇接了，更不用说那此起彼伏的出国潮、打工潮、下海潮……整个社会仿佛成了一个充足了气的大蒸笼，人们都拥挤在腾腾热气中。



中国 社会 时尚 流 变

周积明 主编
赵庆伟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社会时尚流变



赵庆伟 著
周积明 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时尚流变/赵庆伟等.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 - 5351 - 2294 - 9

I. 中… II. 赵… III. 生活方式 - 中国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092 号

出 版
发 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5 插页 8 印张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8 千字

印数: 1 - 5 000

ISBN 7 - 5351 - 2294 - 9/G · 1873

定价: 1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中国社会生活谈丛·总序

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文化的历史，又是一部社会的历史。然而，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都在东西方的史学传统中缺乏一席之地。诚然，在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以来的浩瀚典籍中不乏有关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丰富记载，然而，古典的与中世纪的史学家们深为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梁启超指出：以往的中国史“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麦考莱的《新英格兰史》也揭示，西方的传统史学，只是对政治和军事事业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喋喋不休的叙述，其中充斥的不过是“一些战役和围城；行政部门的盛衰；宫廷里的密谋”。他们的尖锐批判，深入到东西方古典的和中世纪的史学的文化本性。

18世纪的启蒙时代开始廓清人们的视野。在其后的一二百年间，人民的历史、人民的生活日益为史学家们所关注，本世纪20年代崛起的法国“年鉴派”把“社会生活研究”鲜明地写上了

自己的旗帜。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派”史学家雅克·勒维爾便在《法国史》中明确指出：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固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描述了15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食品结构、日常起居和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显示了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1942年，屈威廉出版《英国社会史》，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强调。

中国学者对社会生活研究的关注开启于20世纪初年。尖锐批评旧史“不过是帝王家谱”的梁启超着重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自初民时代以至今日”的“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1911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开端。在此后40年的时间内，有关社会生活史的论著蓬勃涌现。其间如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贾仲的《中华妇女缠足考》、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袁业裕的《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研究》等，皆是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社会生活史的专著。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则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史料，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至今还在受其惠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学的新阶段。唯心主义历史观受到尖锐的批判，漠视阶级斗争的旧史学传统得到有力的反拨。然而，新中国史学在体现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历史错误：一方面，历史研究高度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兴趣，阶级斗争、生产关系、民族关系以一种制约性的方式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心和全部内容。另一方面，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被取消同步，文化史、社会史遭到冷落。虽有王瑶著《中古文人生活》，李亚农著《殷代社会生活》，吴晗作《古人的跪拜礼》、《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谈烟草》等有关古代社会生活的文章，但整个社会史的萧条局面未能因此改变。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焕然一新。沉寂30年的社会史研究同社会生活史研究在人文科学复苏的春潮中也勃发生机。在其后的20年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研究持续扩展，以致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振兴，包含着史学思想的重大变革。首先，它体现了一种“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主张，把对普通民众的研究放到了首位。其次，它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更鲜活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中。正是衣食住行一类琐碎生活，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民族的文化样式。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在多年的文化史研究中一直贯穿一条独特的理路，这就是始终关注于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为此，它把研究重心放在精神的物化与物化的精

神上,放在民族精神的“外显”与“内隐”,具有文化史和社会史整合意义的社会生活史自然成为该所的研究方向之一,而《中国社会生活谈丛》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理路中酝酿产生。诚然,对于丰饶生动的社会生活史而言,《中国社会生活谈丛》提供的仅仅是十分有限的图景,但读者诸君毕竟可以从中看到曾经鲜活存在于我们祖先生活中的若干历史内容,进而加深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周积明

1997年12月

作者简介

赵庆伟，男，1968年生，湖南汉寿人。1986年入华中师范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入中南民族学院，从吕名中先生习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随院青年教师到湖南芷江锻炼。1993年6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院任教至今。撰有《刘秀人才集团的群体考察》、《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及《中国古代服色流变探讨》等论文。

目 录

流变的社会时尚	1
服色:崇尚与禁忌	7
齐人与技击	13
细腰与楚服	18
楚人尚赤探源	26
战国世风面面观	3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38
西汉中后期“世俗奢僭”	45
谶纬的泛滥及其反动	51
东汉荐举与清议流变	58
清谈与玄学	65
洛语、吴音及其他	72
寒食散及其流行	79
魏晋名士与酒	85
“啸”、“驴鸣”及“居丧无礼”	91

“褒衣博带”与魏晋风度	98
假放达与真放荡	106
“妒妇”与“贤媛”	112
樽蒲勃兴与魏晋赌风	118
唐代科举与进士热	126
行卷琐话	133
唐诗与“诗唐”	140
唐人大有胡气	147
宋代婚姻“直求资财”	156
宋代隐逸之风	162
宋元时期的火葬	170
“越礼逾制”与晚明风尚	177
八股文与八股取士	184
明清文字之祸	191
薙发与反薙发	198
五等侯位与一枝花翎	205
太平天国“禁头变服”	211
从缠足到不缠足	219
近代崇洋与西化	227
民国初年的“新陈代谢”	234
后记	243



流变的社会时尚

提起社会时尚,人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单是服装款式方面,军装、西服、夹克衫、喇叭裤、牛仔装、休闲服、超短裙、紧身衣等等,走马灯似地不断交替流行,就够让人目不暇接的了。更不用说那此起彼伏的出国潮、打工潮、下海潮、霹雳舞热、呼啦圈热、摇滚热、追星热、武侠小说热、现代西方哲学热、中国文化热、毛泽东热、学雷锋热……整个社会仿佛成了一个充足了气的大蒸笼,人们都拥挤在腾腾的热气中。认同也好,拒绝也罢,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无不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社会时尚的诱惑与刺激。

那么,什么是社会时尚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社会时尚就是在大众内部产生的一种非常规的行为方式的流行现象。具体地说,社会时尚就是指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社

会时尚的传播、普及和发展所依靠的主要手段便是流行。离开了流行,社会时尚便不成其为时尚,社会时尚是流行的必然结果;同样,离开了社会时尚,没有了可流行的东西,流行也就不会发生。因此,社会时尚与流行实际上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乃至社会学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

社会时尚是纷繁复杂的,它几乎遍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尽管如此,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换言之,视为在某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我们便能够找到剖析社会时尚及其流行领域的三个层面。其一是器物层面的社会时尚,它主要以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媒介的流行为基础。唐代胡服与胡食的广为流布、清代对花翎的崇尚以及近代洋货的泛滥等,皆属此类。其二是行为层面的社会时尚,它通常是以群体行为的方式出现的。齐人对技击的热衷、魏晋名士的放达以及宋代士大夫的隐逸等,皆属此类。其三是观念层面的社会时尚,它在广义上包括大众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社会思潮以及其他与人类精神产品的流行有关的各种时尚现象。汉代谶纬之学的盛行、唐人的嗜诗以及明清的八股取士等,皆属此类。

社会时尚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称谓上来看,就有时髦、阵热、时新、摩登、新潮、时尚、风尚、时狂、流行等多种。其相互间划分的标准大致包括流行范围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追求者的身心投入程度的高低,以及具体的流行领域。在此,我们选取时髦、时尚和时狂这样三个既具概括性同时又互相连属的概念,对社会时尚的流行轨迹进行简要的分析说明。

作为社会时尚最为常见的初始形态,时髦在多数情况下指

的是一种在短时间内流行起来又迅速消失的生活或行为模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阵热”。但有时也指那种虽持续较长时间却一直未能普及开来的高雅或怪诞行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摩登”。时髦往往以新奇怪异的面貌出现，情绪唤醒的水平较低，流行范围有限，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明显消遣性的集群行为方式。时尚是一种相对持久且较为成型的生活或行为模式。与时髦相比，其流行范围较广，参与人数较多，参与者具有中等程度的情绪唤醒水平。时狂是社会时尚发展的极端形式，是时尚参与者狂热而不理智的状态。它是一种大众激奋方式，是一种令人亢奋不已的大众投入状态。这三者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从时间的先后发展上来看，总是由时髦演化为时尚，再由时尚演化为时狂。时髦仅流行于社会上的极少数人，它富有“广告”的作用，目的在于标新立异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如果一种时髦不合时宜，或者超出了大众的接受能力，就会很快消失；如果它顺应了社会历史的潮流，就会迅速蔓延开来，成为一种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再往后，如果社会上仍然互相模仿、追逐、竞争，那么时尚就难以停摆，以至最后达到一种无理智的癫狂状态，即成为时狂。

一种社会时尚的流行，往往表现出这样的模式：缓慢地兴起，逐渐积累能量，然后发展到顶峰，再往后就是势头逐渐衰落直至彻底消失。这其中存在着一条增长曲线和一条衰退曲线，由这两条曲线构成的一条近乎对称的正态曲线，就是一种社会时尚从出现到高峰再到衰亡的完整周期。具体地说，它包括由提倡到传播、普及直至下降和消失等五个阶段。提倡是时尚的前奏，时尚虽未形成，但在少数热衷标新立异的人身上已有反映。一旦某种新潮能够通过某些渠道获得更多人的承认、赞赏、接纳和模仿，便进入传播阶段，并往往形成社会时尚流行的

初潮。接下来便是普及阶段,社会时尚的扩散速度加快,扩散的范围更广,直到出现流行的最高峰。普及使得社会时尚的新颖性和独特性迅速降低,社会时尚流行一段时间后,势头一般会逐步减弱,参与者的兴趣开始转移,当另一种新潮崭露头角并迅速扩展时,原有的社会时尚便消失了。当然,也有少量的社会时尚会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它能够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模式固定在社会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的习惯、常规乃至传统,成为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方式。比如,中山装、女子短发等就是这样。

在社会时尚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人们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敏感程度和应变能力方面的差异,他们受社会时尚影响的程度以及介入和舍弃它的时间先后是有所不同的。人们介入以及舍弃社会时尚的非同步性,正是社会时尚流行出现增长和衰落曲线的基本原因。另外,任何一种社会时尚都不会一下子在整个社会中流行开来,也不会在整个社会中顷刻间消失殆尽。最常见的方式是,一种时尚在一个社区或一个阶层中消失的同时,迁移到另一个社区或另一个阶层。比如,从城市迁移到农村,从上层迁移到下层。在这种迁移的过程中,社会时尚的具体形态、表现方式、新异程度以及追求者的自我涉入性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便是社会时尚演变中的变异性,也是时尚在流行过程中最终发展成为时狂的主要原因。“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援传》)这首我们十分熟悉的汉代民谣,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

社会时尚的流行,一般是通过以下三条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纵向扩散,即由社会的上层政治、经济、文化界领袖人物带头倡导,上行下效,形成风气,可称之为“滴流”。这中间,权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何晏在魏晋服散风中的影响即是一例。二是社

会各阶层或群体的横向扩散，即由社会的某一阶层或某一群体首先发起，通过群体作用、社会交往和传播媒介，向其他阶层或群体蔓延、普及，形成风气，可称为“横流”。魏晋南北朝赌博之风的蔓延可为一例。三是自下而上的纵向扩散，即由社会的普通阶层首先采用，然后向上推广，形成风气，可称为“溯流”。在这方面，青楼女子虽社会地位低微但往往是服饰新潮的领导者可以为证。

社会时尚之所以能够流行，首先在于其新颖性。时尚的新颖性既有时间的内涵，也有空间的内涵。从时间的角度说，时尚的新颖性表示和以往不同，即所谓“标新”；而从空间的角度说，时尚的新颖性表示和他人不同，即所谓“立异”。标新遵循的是新奇原则，越新越好；立异遵循的则是自我个别化原则，即显示自己的个性，不与他人雷同。时尚的新颖性依赖于人的这样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心理：即人们一方面要和旧的相异——求新奇、求差别、求表现个性；另一方面又要和新的相合——追求社会流行和崇尚的标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树异于人——异于不如己者；另一方面要求同于人——同于胜于己者。

树异于人，这是社会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之一。每个人都有一种基本欲望，即想从周围环境中寻找新异刺激的需要，从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当社会生活的内容在一段时间内缺少变化而失去新鲜感的刺激时，人们就试图打破这种局面，于是，好奇的心理就与新颖的时尚一拍即合。然而正是基于好奇心理的缘故，任何时尚都是短暂的。因为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兴趣、好奇心都会因时间的流逝而递减，因此，新颖化为平淡，追求更新的需要又随之产生了。在树异于人的过程中，今天的时尚在若干时间后也许会变成陈旧的东西，而今天陈旧的事物若干时间后往往又会被看作是新颖的。这便是社会时尚的周期性。在这种

周期性变化中,社会时尚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流行服装而言,长与短、大与小、宽与紧等,是经常交替的。

求同于人,也是社会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之一。因为时尚的倡导者大多为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有些人感到自己社会地位不高,希望改变现状,避免受到心理上的伤害与压抑,于是他们便向有影响的人物看齐,追赶时尚。更为重要的是,从众心理驱使大多数人去努力适应周围环境,寻求认同感和安全感,以保持心理上的平衡。所谓从众是指个体在团体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行为,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心理行为方式。说得通俗些就是随大流、赶时髦。追求和模仿时尚,正是人们试图获得他人认同,避免排斥与孤立,以获取心理上平衡乃至安全感的最简捷而又可靠的方法。从众促进了模仿,而当社会上有许多人竞相模仿某种新奇事物时,时尚便产生了。可以说,从众模仿心理是时尚得以流行的重要条件。正因为这种求同于人的心理机制的存在,所以社会时尚在鼓励个性、树异于人的同时,它所具有的标准化特征又限制了个性。这时候,树异的心理便使得一些人创造新的时尚。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时尚正是这种树异于人和求同于人的对立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时尚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一种永恒现象。无论何时,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便有社会时尚的表现和印迹。它是以一种反常现象出现的正常社会流行规律,在总的方向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代谢。正如社会上出现的这个热、那个热一样,热,自然不是常态,然而正是此热未衰,彼热又起,才组成了世界本身。从社会时尚的内容及其流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流变的社会时尚是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的脉搏。



服色：崇尚与禁忌

“流行色”一词近来颇为流行，其实，这种社会心理对色彩兴趣转移的现象在中国服饰文化中早已存在。《嘯亭杂录》卷二记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情况说：

色料初尚天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好著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衬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绿袍之义，纯庙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

其中的“尚”与“禁”，恰好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服色流变的基本脉络。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颜色是黑、白、土红和赭石色，而红色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流行色。早在原始社会，山顶洞人便有了尚红的喜好，他们在装饰物品上钻出圆孔，孔的周围染